

故乡的云， 异域的风，

【澳】张奥列 著

离别故国，移居海外，人总在路上

重游中国，感知华夏大地变化，
行走欧美亚澳，揣摩异国风韵。

跨地域的旅游文化散记，
呈现出一种中国、世界、
历史、当下的双重眼光，
读来别具一格。

朱
社



故乡的云，
异域的风，

【澳】张奥列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故乡的云, 异域的风 / (澳) 张奥列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360-8310-3

I. ①故… II. ①张… III. ①游记—作品集—澳大利
亚—现代 IV. ①I61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4932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杜小焯 李珊珊
技术编辑: 凌春梅 林佳莹
封面设计: 刘红刚

| | |
|------|--|
| 书 名 | 故乡的云 异域的风 GUXIANG DE YUN YIYU DE FE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
|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
| 印 张 | 15.75 2插页 |
| 字 数 | 220,000字 |
| 版 次 |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011年4月，作者陪同台湾作家陈若曦女士夜游悉尼唐人街。



2000年11月，作者在洛杉矶参加世界华文文学会议，与出席会议的美国作家陈香梅女士在会场合影。

序

郜元宝

张奥列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80年代就是国内知名青年评论家。那时读中文系本科的我也开始学写评论文章，经常拜读他的大作，颇引为先辈和同道。可惜他渐渐淡出，听说是移民澳洲了。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也在中澳之间奔波，很快有缘识荆，知道他移民之后仍执着本业，除了给一家华文报纸当编辑，心无旁骛，继续做文学评论，只是评论对象由国内文坛换作澳华文学，其“悉尼文坛逐个数”“澳洲风流”系列至今还是研究澳华文学的权威参考著作。在几乎一律为生活所迫或对物质生活有更高追求的90年代澳洲华人新移民中，这种专业精神使奥列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数。

澳华文学表面热闹，但专事创作的不多，绝大多数只是“洋插队”一点余兴而已。这固然难能可贵，但因此也就缺乏专业精神，而专业文学评论意识的稀薄更是到了新世纪才有所改观，所以我和奥列之间同道之谊按理应该更加深厚，但我每次去悉尼都很匆忙，偶尔文友小聚，奥列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笑咪咪听别人讲话，很少高谈阔论。后来我们一起为萧虹教授设立的“南溟基金会”做评委，见面主要讨论评奖事宜，也难得深入交流。最近我们先后辞去评委之职，相聚就更少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严肃，内敛，低调，朴实，真正如“五柳先生”所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跟周遭普遍的张扬喧嚣形成鲜明对比。这固然有

古人高致，但也让我感到几分神秘，几分不可思议。干脆说吧，奥列对我而言，迄今还是谜一样的人物。

去年10月我正独自在意大利漫游，忽然接到奥列邮件，嘱我为他新著“游记散文集”写序。我略加思考就答应了。这倒并非自觉有资格写序，而是因为我本人意志薄弱，害怕舟车劳顿，况且很早看过布宁的小说《旧金山来的先生》，对那种堂而皇之炫耀成功专图享乐最后乐极生悲的“豪华游”既害怕又反感，但全球旅游业并没有因为我的这点小情绪而萧条下来，反而越来越兴旺，所以我很想知道为何那么多人喜欢满世界跑，当然也很想看看奥列的游记散文写了些什么。比起正襟危坐的文学评论，这或许更能“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吧？说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一点好奇心。

十七至十九世纪，先是英国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青年男子为考察各国文化、增进自身修养，以意大利、希腊为中心，大规模旅行欧洲各国，这种所谓 Grand Tour 的风气直接催生了现代欧洲的旅游文学，其中就包括游记散文。若将 Grand Tour 译为“壮游”，则此等风雅之事中国古人早就开始了。尽管孔老夫子告诫弟子们“父母在，不远游”，但“游必有方”，必要时也不妨到处走走。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推销他为各国君主设计的治国之道，至少《论语》中孔子“无心看风景”，但这并不妨碍他所欣赏的曾点之流实际上很可能就是跟着老师到处游山逛水。可惜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旅游文学。《楚辞》中相传出于屈原之手的篇章就不同了，三闾大夫因遭放逐，漂泊流离中抒发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愤懑，与此同时他的活动空间显著扩大，读者追随其足迹，不仅看到他如何在想象中驾驭飞龙从九嶷山一下子遨游到昆仑悬圃，西海流沙，也依次看到他在地上所经过的沅湘之间各种风俗景物，《哀郢》篇更详尽描述了楚国官民在首都沦陷后一路流徙的景象。这与后世“游历”以及现代“旅游”不是一回事，但至少都是到处走走看看。

说到文人的“游历”，不能不提到司马迁。他不就是凭借早年漫游经验所得到的书本之外的丰富知识，再结合太史公的渊博家学，才著成彪炳千秋的《史

记》吗？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无意于单篇散文创作，但《史记》中保留了游历各地的大量感性经验，诚如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同一时期的汉大赋是扬雄、司马相如等“帮闲文人”记叙帝王宫廷之瑰丽，田猎之壮观，多静态描摹，缺乏大的空间变换，但也不妨看做游记散文的一种类型，因为游记可写旅行各地的感受，也可写固定一处的见闻。降及东晋南朝，照刘勰的说法，“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人们厌倦了玄学空谈，转而寄情自然，不仅写出许多山水诗，也留下不少游记散文。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酈道元《水经注》等皇皇大著更使游记散文在文体上趋于多元和成熟。唐宋两代文人早年大多皆有“壮游”之举，中年遭遇战乱，或宦海浮沉，又四处漂泊，天涯沦落，无论苦乐若何，普遍的游历范围总是更广阔了，诗歌之外，散文记游之作也因此而加多。唐宋八大家几乎都是游记散文高手。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固是逢迎拍马之作，但你看他写得多么铿锵磊落，足以代表古人对旅游与文化修养之关系的经典认识：“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唐宋以降，锦绣河山，四时景物，到处名胜，各族风俗，不知触动多少迁客骚人的情思，著为文章，粲然可观者夥矣。

近代“睁眼看世界”，能文之士如黄遵宪、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记叙“海外轩渠”的文字不少，而“五四”前后壮大起来的“新文学”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的“留学生文学”，年轻的新文学家们描写各自海外留学生生活的作品是现代文学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小说诗歌之外，游记散文也举足轻重，有旅行国外的，如胡适等人的留美经历的记叙，周作人及创造社诸君子的日本印象记，王独清、朱自清、徐志摩等的欧洲和意大利随笔。后来发展到在国内的探幽访胜，如郁达夫的《屐痕处处》等。80年代再度开放，许多作家都有机会出国，纷纷写下见闻感想之类散文随笔，如王蒙的《访苏心潮》。这也是“新时期文学”不可

小觑的一个品种。90年代以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记叙海外经历的汉语游记散文数量剧增，其中“新移民作家”更是不遑多让。不同于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国内作家，“新移民作家”特殊的经历、身份和由此而来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游记散文风貌独特，无可替代，而奥列这本《故乡的云，异域的风》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本书所收作品分两组，一组写他出国后多次回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的经历，一组写他也是出国后旅行欧美、澳洲、新西兰和新加坡各国的见闻。倘要概括这两组游记散文共同的特点，最好还是那句现成话，“平淡而近于自然”。这种写作风格，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奥列作为一个散文作者的心性。

奥列文笔实实在在，但并不板滞，更不缺乏激情与灵感的火花。他写的许多地方，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昆明这些一二线城市，以及广东侨乡“四邑”之一的开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西昌卫星发射站，云南贵州青海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区，不管你是否去过，不管你是否拥有那些地方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读之下，还是会有许多新鲜感，甚至不小的震撼，因为奥列在平实的叙事和交代性文字中敢于随处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任何翔实的旅游宣传资料不会提供的。奥列文章一往情深，但绝不滥情。毕竟人过半百，感情沉淀下来，多了一层理性的节制，抒发出来，便自有一种分寸，一种智慧的启迪，一种厚重的力量。奥列每到一处，都从表面的热闹探究内里的真相，因为他有今昔参照，有东西方对比，有小说家的叙事能力，散文家的文字功夫，评论家的理性分析习惯。奥列思考也并不刻意求深，更不一味剑走偏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所知，更知道自己的有所不知，故行于所当行，而止于其所不得止。

通读全书，你不仅跟随奥列脚踪在纸上深度旅行了世界各地，也不断加深对奥列这个“导游”的认识。他确实是称职的文化导游，按部就班，细大不捐，借用目下网络流行语，叫做很让人“涨姿势”！且不说第二组“域外的风”，就看第一组“故乡的云”，我相信即使在国内到处游走的读者读过之后也会有新的感触，勾起新的回味。比如，如今“多元文化”已经成为西方现代移民社会专属的“政

治正确”的一个好词，而中国的“大一统”则似乎成了定论，但我们看奥列这组国内游记散文，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经过千百年融汇凝聚，固然造成了高度统一的中华文明，但仔细观察，慢慢品味，在高度统一的主流文明和流行文化的表层之下仍然大量保留了极其丰富多元的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与主流文化并行不悖，由此造成立体多元的现代中华文明景观，远非一些西方的移民社会临时拼贴似乎也因此麻烦不断的“多元文化”所可比拟。奥列还不时采用“闲笔”，记录了很多次跟他一同应邀旅行祖国各地的“四海作家”们的种种表现。这也是此书另外一大看点。奥列写这些旅途中的同伴，实际上是借用他们的眼光，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看，一起感受，一起思考，并一起发出各不相同的声音，并非简单的呼朋引类，制造热闹。没有这些大多数在90年代以后移民海外的华文作家不同的感受和眼光，仅凭奥列一人所见，当下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恐怕还不会如此充分地呈现出来。

所以奥列不聒噪，不自是自炫，也尽量避免贩卖常识。他一再声明只是从普通访客的有限视角如实写来，宁可低调一点，点到为止，把已经拓开的思考空间拱手让渡给读者，绝不包打天下穷追不舍，文章因此放得开，收得住。他懂得发挥长处，也知道“藏拙”。“引而不发，跃如也”，是本书在写作心态和写作方式上最大的好处。

临了说点题外话。我很喜欢他写“台北叔叔”“狮城舅舅”那两篇。在他的东南亚华侨大家族的背景中，肯定还有更多感人的故事有待挖掘。但这可能溢出了游记散文范围，那么，就先记上一笔，权当我对他的或许已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的后续之作的美好期盼吧。

2017年2月23日

目 录

| | |
|-------------------|-----|
| 序 / 郜元宝 | 001 |
| 故乡的云 | 001 |
| 回眸祖国 | 002 |
| 游走东南西北 | 015 |
| 彩云之南 梦幻之旅 | 033 |
| 与火共舞大凉山 | 074 |
| “热”在成都 | 097 |
| 穿行上海街头 | 108 |
| “雾”里看厦门 | 113 |
| 假期远游 | 119 |
| 踽踽台北行 | 125 |

异域的风..... 145

欧洲之梦..... 146

走近美国..... 174

夜闯毛利村..... 202

狮城舅舅..... 207

品味澳洲..... 211

爱恨唐人街..... 232

后记..... 237

故乡的云



作者在青海采风领略藏传佛教塔尔寺的风采

回眸祖国

许多朋友听说我九年来从未回过祖国大陆一趟，都难以置信。确实，我也好生奇怪，移民澳大利亚后一直没有回去走走的行动。2000年末，中国有两项文学活动邀我出席，我没有像以往那般推辞，倏然萌生了“回家看看”的念头。

我是怀着轻松消闲的心情回“娘家”的。“娘家”的巨变我早有所闻也有想象，但这短短的十来天中，我仍是有种切身体验。虽然办签证时曾表明此行不作新闻采访，但母国九年前后的身姿却不断在我梦中叠印，缭绕心头，终于某日凌晨我忽地翻身而起，把梦中的酣意一泻笔端。

这绝不是什么“奉命”刻意做的“新闻采访”，纯粹是一个普普通通澳洲华人对“娘家”、对母国回眸一瞥的个人观感，一个业余作者笔下的心中的真实感受。

一、高空中先声夺人

从钻进中国国际航空的波音777那一刻起，我便意识到落入一个“别不同”的环境里。昨天才乘新西兰航空的班机从洛杉矶返悉尼，同样是波音777，同样是满员，新航却静得出奇，除了空姐悄悄地来回穿梭服务，乘客们或闭目养神或

看书或看电视。而国航却热闹非凡，乘客绝大多数是华人，大包小包的行李争相往架上堆，嘴里还不断“播音”。飞机凌空后，身后不断传来嘤嘤嗡嗡的女声，循声望去，竟是几位闲着的空姐相谈甚欢。好在随后的服务中，漂亮的空姐还是有漂亮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

飞机掠过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我认出港岛、九龙直指云天的高楼大厦。望着望着，便产生疑问：香港怎么膨胀了许多？连绵不断的楼宇，四通八达的公路，不见农田不见山野，那南国水乡珠江三角洲哪里去了？就这样疑疑惑惑看了半个小时，只见楼房越来越密集，忽闻机长宣布：飞机正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广州到了，我恍然大悟，穗港已连成一片，珠江三角洲已是都市化。

人还未落地，中国之巨变已经在高空先声夺人。

在机场提取了行李，我顺手把行李搁在身旁的手推车上，猛然听得一声吆喝：“钱呢？”转身一看，一位机场职员正虎视眈眈。哦，推车不是白用的，收费5元。想想这两天在洛杉矶、悉尼机场多次使用推车，并无缴费一说，人还未出关，身上哪有人民币零钱呢？好在行李不沉，我弃车手提行李而去。

不过，出关却出奇地顺利。看看关员那张凝重的脸，我早已打算会耽搁些时间，没想到他一言不发眨眼间便把事办妥。其后连行李也不检查，也不盘问，边检员一挥手我就闯关而过跌入熙熙攘攘的接机人群中，并看见一脸笑容的弟弟。他第一句便问：“这么快出来？”我会意一笑。这是我从办签证到踏足中国大门期间所遇到的第一次“与国际接轨”的工作效率。既是期盼之中，也是意料之外。

甫出机场，我忍不住喊道：“真像台北。”记得两年多前到台北一下飞机，我也同样大喊一声：“真像广州。”弟弟也说，今年台北的两个亲叔叔首次回大陆祭祖时也是这么说——台北广州感觉差不多。广州台北分隔两岸，但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却把两地打成一个模样，仿如双胞胎，一切都那么相近。那人浪声浪，那新旧交杂、高低交错的楼宇，那水泄不通、人车抢道的交通，那充满喧嚣、充满人气的市容，都显示着中国人的生气与惰性。

我们在拥挤中跳上“的士”，在拥挤中蛇形向市区进发。说是拥挤并非虚言，人们没有 one by one 排队的习惯，车一来蜂拥而上，看谁争个“先手”；车也没排队的习惯，前面的不走，后面的也不会停，都在见缝插针左冲右突 S 形挺进。我实在分不清几车道，大车小车摩托车自行车挤成了“三明治”，都在表演车技，在慢慢滚动。弟弟见我眼光“炯炯”，心惊胆战，笑说没事，司机习惯了。为何不跟着前面的车走？“都那么安分守己你就甭回家了。”

我不再关注车头，转而放眼两旁。已是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虽说是深秋，却热浪撩人。我努力寻找着九年前的城市身影，一切都熟悉而又陌生，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我似乎意识到，时光如流水，有些东西已不复存在，而有些东西则永不消逝。这就是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中国。

二、转型期的“麻木”

我原计划是先去云南出席由北京《世界华文文学》杂志组织的颁奖及采风活动，再到汕头参加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但因临时赶往美国洛杉矶开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与云南会期相撞，只好割爱而径往粤东汕头。

我想感受一下民间风情，决定走陆路，弟弟拿出新近的报纸，上有刊载：“广汕高速公路豪华巴士光天化日下被劫。”我顿时头皮发麻，遂择火车而行。

偌大的火车站，上下几层，不同的入站关口，我东问西问仍不得要领。我在澳洲街头问路，不管是谁，都会认真倾听热情作答，甚至还带你走一段。但在这里别想有这种待遇，工作人员总是冷漠侧听不耐烦回话。情急之下，我闯进公安值勤室，公安把手一挥，只蹦出两字：“楼上！”楼上有几层，还得提着行李逐层搜索，才在一个角落找到进站口。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未享受飞机“待遇”之前，常乘火车走南闯北公干旅游，车票之难买，登车之拥挤，车厢之脏乱嘈杂，记忆犹新。现在车票已随时

随处可买，不必像当年那样拿着记者证、军人证招摇，也没有外汇券人民币之分。巴士、飞机是旅客的首选，火车难得满员。我没有对号入座，挨着窗边坐下。昔日的硬座已罩上座套，行李铁架也换成铝合金，窗口密封了，风扇被空调取代，但车厢的格局、设计仍一如既往，有种似是而非的换代感，不如悉尼的火车来得舒适。仍然是那种“轰隆轰隆”的节奏，把人带入麻木。

沿途上车的乘客渐多。脏兮兮的西装，皱巴巴的领带，花衬衫上扛着大包小包的尼龙袋，连农民工都把西装当便服穿，可见是真的“改朝换代”了。坐在我旁边的男人，把皮鞋一脱，缩起双脚蹲在座上。对面的两个操着湖南乡音的女孩，也把白色长靴和黑色大头高跟鞋一甩，把脚丫搁在座上，挺享受似的。她俩都文了眉也文了眼线。其中一位用纤纤玉指大大咧咧地挖着鼻孔。我生怕她挖出了血，因那长长尖尖的指甲，掐一下，血管都会断哩。

车厢最大众化的消费方式一如既往，嗑瓜子削果皮打扑克，带盖的玻璃瓶泡着茶叶或菊花。也有人打电子游戏机，那是以前没有的。你想有悉尼乘火车那种安静是不可能了。叫牌声交谈声童啼声此起彼落，幸而车厢的喇叭播放着外国轻音乐，把满车的“躁”气减弱了。也有些戴着眼镜的或说话斯文点的，谈点文化话消闲事。几位大学教授一路说着高行健刚获诺贝尔奖什么的，说得有点神秘兮兮，说得有点怨气冲冲。

放眼窗外景致，倒很养眼，青山绿水竹林果树，一洗尘俗。山野的绿色明显增多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光光的山秃秃的地，一片褐色的感觉。野外的房屋也明显增多，可惜杂乱无章。我弄不明白，许多房子明明都是新盖的，但往往下层抹了墙灰而上层却不粉刷，或四面贴着瓷砖而屋顶尚未盖上，或屋里住了人而门窗还是空的，或房屋色彩缤纷而四周像个垃圾缸。新新的房子总让人有一种永没完工的感觉。

车进入粤北客家山区，开始有点蜂拥抢座之势。有人刚站起把行李往架上扔，脚下的座位便让另一个屁股给占了。有两个军官拖着行李挤进来，一个光着